



四海仁源文库
总策划 林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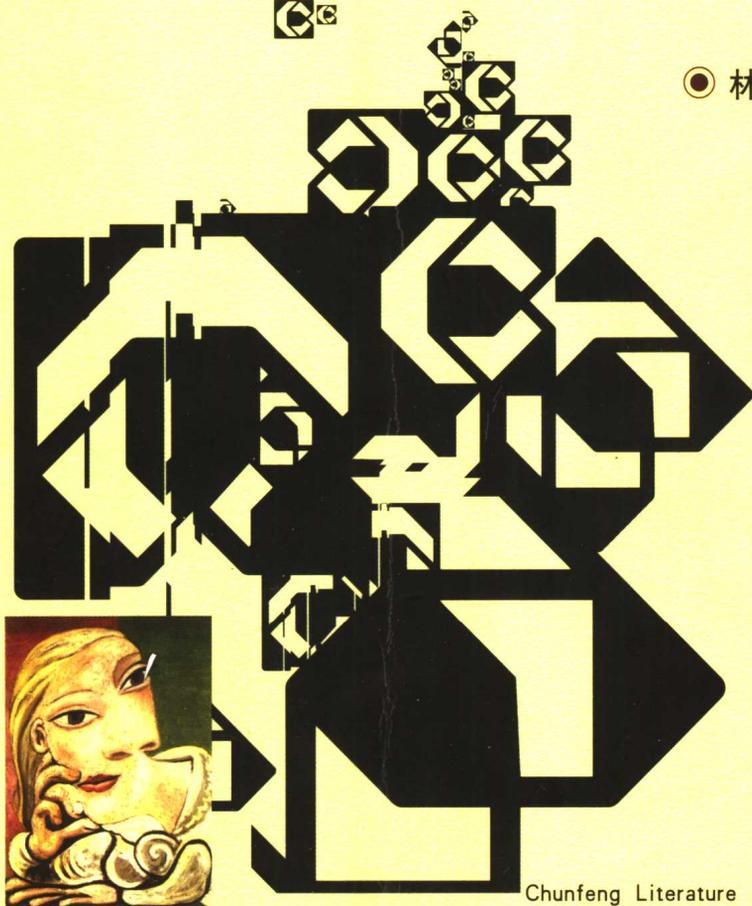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

SEARCHING THE SOUL OF LITERATURE

寻找文学的魂灵

◎ 林建法 徐连源 主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SEARCHING THE SOUL OF LITERATURE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

寻找文学的魂灵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林建法 徐连源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林建法,
徐连源主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4

ISBN 7-5313-2554-3

I. 中… II. ①林…②徐… III. 文学评论—中国
—当代—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459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印张: 48	插页: 2
字数: 700 千字	印数: 1—6 000 册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责任校对: 傅任
封面设计: 夏季风	版式设计: 夏季风

定价: 5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莫 言



序： 胡说“胡乱写作”

001

林建法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由来日久，已经出过三辑，这是第四辑。每一辑都找一两个人作序。第一辑找了汪曾祺汪先生，老爷子，为人和藹多情，多才多艺，口碑甚好，他作序，行。第二辑找了韩少功和李庆西，韩是小说家中的理论家，李是理论家中的小说家，这样两个人联手作序，自然行。第三辑找了王晓明王教授，大批评家，上海滩的腕儿，水果满天下，他来作序，当然行。第四辑竟然让我作序，简直是发了昏。他找我是他发昏；我答应是我发昏。推托至今，他还是不动摇。他请我吃过饭，在我很饿的时候。吃人家的嘴短，没有办法。我写，但没有好话说，胡说，文责我自负，后果他负。

我对自己配不配“作家”这个称号经常信心不足。我对这个被某些先生恨不得写在额头上招摇过市的称号经常地感到恶心。我对这个暗含了贵族气味的称号经常地感到反感。你可以说我是作秀，也可以说我是虚伪，但我还是要说，在我的笔下出现的“作家”，没有特权的含义，没有贵族的含义，没有人民代言人的含义，更没有“知识分子”的含义。我在此文中使用的“作家”，就是一个职业的名称。那些自以为写了几篇小说就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是我的敌人。那些动不动就以思想者自居的人（幸亏我没有思想，否则我会多么痛苦），也是我的敌人。当少数人成了我的敌人的时候，也许我就成了多数人的朋友。

一个作家，并不应该过多地关心批评界的事情，这也是作家往往难以回答创作与评论关系的重要原因。我觉得，如果有人询问某作家如何看待关于



他的评论,应当视为一个愚蠢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尊重批评家的劳动。文学的坐标是难以确定的,但批评家的识见无疑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提供了作家返观自己创作的一个角度。就此而言,这些年来,林建法和集结在《当代作家评论》周围的批评家们对文学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不久前,在首届“二十一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颁奖会上,我曾经就一个朋友说我的创作除了《红高粱家族》之外都是胡乱写作的話发表过意见(其实《红高粱家族》也是胡乱写作),我认为,当以“高雅”的姿态写作、以“优雅”的姿态写作、以“庄严”的姿态写作变成一种时尚的时候,像我这样胡乱的写作就具有了革命的意义或者反革命的意义。在这之前,我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也说过,我崇尚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我对自己的胡乱写作的解释是:所谓胡乱的写作就是直面自己灵魂的写作,就是不向流行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妥协的写作,也就是写出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而不是自己嘴里想说出的话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我认为是有价值的。如果说我有什么文学观的话,这些就是我的基本想法。当然,以高雅的、优雅的、庄严的姿态写作,也不是不好,关键的是要真高雅、真优雅、真庄严。“为老百姓写作”也不是不好,关键的是你要真正了解老百姓的痛苦,你要知道老百姓的想法。你要有一腿支地一腿骑跨在自行车上无奈地等待着那些警车开道的漫长车队从你的面前耀武扬威地开过去的经验。你要有任何尽管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但是见了警察莫名其妙地害怕的心理。你要知道最近蔬菜为什么涨价,不法商贩用什么方式往肉里注水,以及他们往肉里注水时心中的想法。即便你身在繁华闹市,你也应该有几个亲人在乡下生活,你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老百姓的心里话。你不要相信新闻媒体上那些“老百姓”说的话,你要相信那些真正的老百姓说的话。即便这些你都没有,那你起码也要痛恨贪官污吏,而不是与他们同流合污。如果连这点你也做不到,那么,最起码的,你在写作时,应该忘记你的“级别”和“职称”。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不要说“为老百姓写作”这样的话了。

以我自己的体会,批评界对我这种和其他作家的胡乱写作还是给予了宽容和肯定,即使是苛刻和挑剔只要是出于学术动机,也应该举双手欢迎。我对非学术的批评给作家带来的创伤是刻骨铭心的,所以非常珍惜那些直面自己灵魂的文学批评,不向流行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妥协的文学批评,写出了自己心里想说而不是嘴里想说出的话的文学批评。这或许有点偏见,我还是胡乱说出来。理论批评可能比创作要循规蹈矩,但在我看来,富有创造力的批评也应当是一种胡乱的写作。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创新通常都是



由“胡乱”开始的。“胡”者，封建地主阶级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兄弟的蔑称也。“乱”者，对既定秩序的颠覆也。没有“胡乱”，哪有今日的中国？没有“胡乱”，哪有今日的艺术？当一门艺术有了诸多的清规戒律，成了被少数人垄断的“庙堂艺术”之后，“胡乱”就是革命的开始。胡琴多么好听啊，胡桃多么好吃啊，胡萝卜多么有营养啊，用“胡服骑射”的小说冲击一下小说的“汉官威仪”多么需要啊！“胡乱”好，“胡闹”好，“胡折腾”好。用生气勃勃之“胡”、野性难驯之“胡”、来自民间之“胡”、平民视角之“胡”、非知识分子之“胡”、原创性之“胡”，乱一乱、闹一闹、折腾折腾香烟缭绕的小说庙，神灵们不愉快，但小说的新气象也许就出来了。

以上全是胡说，非胡者，掩口胡卢即可，不必当真。



◎王 尧



序： 一个杂志与一个人

在那个潮湿的冬天还没有完全到来时，我在苏州认识了林建法先生。

与不少文学界的朋友一样，林建法的头发总是长长的，让我猜测他有一个固定的理发师。他从来不穿西装，衣服总是宽松得很，但没有时尚的感觉。林建法主编的杂志日新月异，他自己始终穿着我在1999年冬天见过的外套和鞋子。在认识他不久我就发现，这位先生最在乎的就是他那本《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他对这本杂志的态度和情感几乎可以用现在已经废弃的一个词来说了：誓死捍卫。我的这个感觉差不多是评论界的共识，如果我对其他人的感觉不错的话。

大概是2001年的4月，我在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某个上午突然接到林建法打来的电话，除了问候，主要是告诉我他拒绝了一位作者的要求。这位出了长篇小说的作者愿意给杂志一笔数目不算小的资助，希望杂志能够安排一期评论他的专辑。林建法随即回绝，后来有朋友再来电话商量此事，林建法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林建法和我通话时语气非常激动，重复地说：这是《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我只认学术不认其他。我对他说应当这样。

其实，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一贯的而且也无法改变的，我或者别人怎么说都无法改变他的立场。《当代作家评论》这些年来之所以成为当代文学评论的重镇，原因之一就是林建法始终坚持他的学术立场。我们这些人或多或少目睹了新时期文学的种种现象，以杂志论，也是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有魂在，杂志在，杂志的品位在。不夸张地说，林建法的立场就是《当代作家评



论》的魂儿,所以《当代作家评论》虽遭遇种种困难,不仅没有散架而且越发精神。我后来没有问过林建法,他在拒绝那笔资助时是否有过犹豫,哪怕是一刹那的犹豫。如果犹豫了,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和同仁办杂志的经费太短缺了。为了办好这份杂志,他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去筹措经费,个中滋味不是所有人都能体味的。也许因为他的固执和坚持,一些关心文化事业的朋友常常解囊相助。一次闲聊,林建法对我说,我为杂志欠了人情,也为杂志得罪了别人。他说完这话,我们都一时无语。

我曾经为《当代作家评论》写过一篇长文《“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他看完初稿后,给我打电话说感觉很一般,我对我为什么这样行文作了点解释,他好像也没听进去,只是在挂电话时说,如果修改稿还是这样,你这篇文章我就不用了。在讨论稿子时,我知道这人讲话从来不婉转,也不修辞,但他在电话中说话的语气和声音还是让我有点“不能承受之重”。过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说,刚才嫂子批评我,怎么这样对王尧说话;你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林建法就是这样。他再打电话的本意也许是换个说法,但还是不松口,虽然引用了嫂子的“教导”,但接着又说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谈到林建法的朋友之多,对文章的要求之严,韩少功用了这样的两句话来描述他:天真的“黑社会”,评论的“法西斯”。

他说的嫂子,就是他的夫人傅任。2000年春天,杂志在大连召开刁斗、孙惠芬、素素作品讨论会。我一到大连就看到一位女士忙上忙下,招呼这招呼那,热情大方能干,显然是知青一代人,猜想她的角色可能是杂志的办公室主任。我和林建法住对门,晚上看到她又不时进出林建法的宿舍,我不得不警惕而又好奇地问与会的朋友这位女士是谁?这才知道是林建法的夫人。林建法后来才补充介绍说,这是傅任。我听他尊称夫人觉得他很有修养,再问他夫人尊姓大名,他说刚才说了叫傅任,师傅的傅任务的任。我这才弄明白,林建法的夫人叫傅任。时间长了,我们都跟在林建法后面叫傅任嫂子,或者是林建法跟在我们后面叫夫人嫂子。嫂子是《当代作家评论》不领薪水的业余编辑,专职是给林建法理发。

我常常以林建法为例,觉得在文学界、学术界这么多年还能保持书生本色,真的是非同寻常。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对人性问题通常特别敏感,也特别容易愤世嫉俗。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人性堕落的速度远远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在创作圈子、学术圈子里也是这样。近年来因为一同主持“小说家讲坛”的缘故,我和林建法时常有机会在一起讨论些问题,他对一些名人直言不讳的批评,对学术立场的坚持,对一些人的拒绝,都让我感受



到一种理想的力量。这些年来，林建法走南闯北，有阅历，却没有自如应付社会的能力，一遇到稍微复杂的人事问题或者杂七杂八的事情，他就举轻若重，只讲原则性不讲灵活性。原则性会让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但也让林建法的优点变成了缺点。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言行举止不时还带有童气，但是一旦讨论到作家的创作，讨论到文学评论，就认真起来，那情形如同在做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在专业的学者那里也时常不再坚持的品格，在林建法手中扭住不放。其实，林建法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倾听和谦卑是他的另外一种性格。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林建法从来不乱发言、插话，甚至是不发言不插话，他总是默默坐在那里听着、记着，他在倾听中发现问题和命题，筹划栏目和筛选作者。林建法对有成就的学者和作家总是怀着敬意，即便是对年轻一代。在主持“小说家讲坛”过程中，或者在主编一些著作时，林建法总是不厌其烦地给这位打电话商量给那位打电话协调，有时为了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他也反复斟酌，就像校对稿子一样。

十多年前，林建法在调动工作时说：我这人最适合当主编。听者可能会认为说的是狂话，现在看来，林建法说得很中肯。近二十年来，我觉得在文学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林建法做《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和主编，就像当年《读书》有沈昌文做编辑、主编一样。坦白地说，一个刊物总是和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巴金和李小林、程永新等才有《收获》，有韩少功才有《天涯》，前有周介人后有蔡翔才有《上海文学》，有李陀才有《北京文学》，有贾平凹才有《美文》，有宗仁发才有《作家》，等等。可以说，因为有林建法才有今天的《当代作家评论》。如何估价一份杂志、一个编辑或主编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应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当代文学的特点和优势差不多就在它的“当代性”，这个学科和其他学科不同的一点，就是作家、学者（批评家）、编辑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影响着创作和批评的展开，并且因此成为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林建法和《当代作家评论》，看待类似的人和杂志。

记得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讲座中，余华肯定了韩毓海的批评眼光，韩毓海说那篇评论是林建法让他写的。韩毓海说的是林建法的眼光。评什么，不评什么，这就是眼光，眼光来自学养和识见。林建法读大量的作品、评论，又去选少数的作品、评论，所以吴俊兄说他是当代选家，我是赞成的。林建法几乎是用了半年的时间编选了我们现在读到的这本书，他的眼光如何，就由读者诸君去打量了。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



寻找文学的魂灵



四海仁源

文库



目录

CONTENTS

001

- 莫言 | 序：胡说“胡乱写作” / 001
 王尧 | 序：一个杂志与一个人 / 004



小说家讲坛

- 莫言 | 作为老百姓写作 / 003
 李锐 | 被克隆的眼睛 / 010
 张炜 | 世界与你的角落 / 014
 余华 | 我的文学道路 / 033
 尤凤伟 | 我心目中的小说 / 044
 贾平凹 | 关于语言 / 055
 史铁生 | 宿命的写作 / 061
 叶兆言 | 写作与学问 / 070
 韩少功 | 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 / 078
 方方 | 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 / 093
 王蒙 | 可能性与小说的追求 / 103
 铁凝 | 从梦想出发 / 110
 王安忆 | 《心灵世界》第三章 / 115
 张承志 | 谁曾经宣言 / 127
 苏童 | 美声唱法、信天游和镣铐 / 132
 格非 | 文体与意识形态 / 135
 阎连科 | 寻找支持 / 140

目
录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



- 刘震云 | 在写作中认识世界 / 145
残 雪 | 精神与肉体 / 151
刘庆邦 | 凭良心 / 158
迟子建 | 小说的气味 / 160
蒋 韵 | 想象的边界 / 162
林 白 | 内心的故乡 / 165
马 原 | 小说和我们的时代 / 168



当代诗话

- 张 枣 | 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 / 181
于 坚 | 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 / 197
王家新 | 《荒原》的第八行 / 205
翟永明 | 面对词语本身 / 211
张清华 | 从精神分裂的方向看 / 213
金元浦 | 伶俐的荒原狼 / 224
刘 纳 | 西川诗存在的意义 / 231
柯 雷 | 实验的范围：海子、于坚的诗及其他 / 240
程光炜 | 王家新论 / 252
欧阳江河 | 站在虚构这一边 / 261
唐晓渡 | 先行到失败中去 / 269
周 瓚 | 论当代汉语诗歌的书写者：臧棣 / 275
陈仲义 | 大陆先锋诗歌（1976-2001）四种写作向度 / 282



今日新生代

- 刁 斗 | 自由在我 / 293
吴义勤 | 无望的告别 / 298
毕飞宇 | 《玉米》后记 / 306
李子云 | 汁液饱满的《玉米》 / 310
李 洱 | 写作困难与怀疑的时代 / 314
李 洱 | 我与《花腔》 / 317
格 非 | 记忆与对话 / 319
红 柯 | 真正的民间精神 / 326
贺仲明 | 红柯论 / 329
吕 新 | 盼天黑 / 334



- 吴义勤 “民间”的诗性建构 / 337
- 韩 东 《扎根》及我的写作 / 345
- 艾 伟 无限之路 / 347
- 汪 政 轻逸诗人艾伟 / 353
- 夏季风 令人感到恐惧的小说 / 358
- 洪治纲 让心灵在时间之外延伸 / 362
- 吴 玄 告别文学恐龙 / 369
- 孟繁华 本土叙事与全球化景观 / 373
- 西 飏 创作随笔三则 / 378
- 东 西 小说的魔力 / 382
- 洪治纲 苦难记忆的现时回访 / 388
- 荆 歌 激情与迷失 / 396
- 陈晓明 在偏斜中发掘荒诞的诗性 / 401
- 孙惠芬 是归宿更是起点 / 405
- 周立民 孙惠芬的后花园 / 408
- 芳 菲 这女人的狂歌 / 412
- 张志忠 多重断裂中的寻觅与惶惑 / 422
- 陈晓明 在爱欲的尽头 / 427
- 摩 罗 阿盛的语言巫术 / 432
- 魏 微 写作十年 / 436
- 张新颖 知道我是谁 / 442
- 戴 来 以写作的名义发呆,并且发呆下去 / 451
- 白 烨 戴来有戏 / 455
- 金仁顺 之所以是我们 / 458
- 周立民 游动在人性的微妙中 / 463
- 朱文颖 金銮殿,或者看得见天使的地方 / 468
- 林 舟 气息之美:极致与局限 / 472
- 齐 红
- 林 舟 叶弥小说印象 / 477
- 齐 红
- 潘向黎 脆弱的写作和困难的美感 / 483
- 邓一光 我知道的潘向黎 / 486
- 张 生 时序中的两个年代 / 491
- 王鸿生 小说之死 / 495



- 李修文 楼上的官人们都醉了 / 499
葛红兵 李修文小说论 / 504
董懿娜 这一次,我无法藏拙 / 511
郜元宝 说几位作家,谈几个问题 / 513
郑兴勋



批评家论坛

- 李敬泽 莫言与中国精神 / 529
谢有顺 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 / 535
王德威 吕梁山色有无间 / 550
郜元宝 信仰是面不倒的旗 / 564
陈思和 试论张炜小说里的恶魔性因素 / 569
南帆 革命:双刃之剑 / 580
吴俊 瓶颈中的王安忆 / 591
张柠 史铁生小说中的东方美学 / 601
王光东 与民间的对话及意义的发现 / 612
李雪林 艺术的反思和反思的艺术 / 621
吴义勤 说家园乡情,谈国族身份:试论贾平凹乡土小说 / 633
王一燕 “布”的分析 / 643
倪伟 逃遁与陷落 / 652
摩罗 论《坚硬如水》 / 659
侍春生 故乡寓言中的权力质询 / 668
汪政 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 / 676
晓华 发现人类生活残存的善 / 682
姚晓雷 说傻·说悟·说游 / 692
孙郁 智者戏谑 / 698
贺绍俊 钱理群:在鲁迅的背影里 / 711
戴锦华 道德焦虑下的反抗与救赎 / 721
孙郁 陈平原的小说史研究 / 729
李静 历史还原:必要与可能 / 738
吴晓东 先锋:自由的迷津 / 742
李辉
洪治纲

H 小说家讲坛

- 莫言 作为老百姓写作
李锐 被克隆的眼睛
张炜 世界与你的角落
余华 我的文学道路
尤凤伟 我心目中的小说
贾平凹 关于语言
史铁生 宿命的写作
叶兆言 写作与学问
韩少功 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
方方 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
王蒙 可能性与小说的追求
铁凝 从梦想出发
王安忆 《心灵世界》第三章
张承志 谁曾经宣言
苏童 美声唱法、信天游和镣铐
格非 文体与意识形态
阎连科 寻找支持
刘震云 在写作中认识世界
残雪 精神与肉体
刘庆邦 凭良心
迟子建 小说的气味
蒋韵 想象的边界
林白 内心的故乡
马原 小说和我们的时代

◎莫 言



作为老百姓写作

003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下午好！

能来环境如此优美、历史如此悠久的苏州大学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但同时也感到这是一场冒险。因为作家大都是不善言谈的，我又是作家中最不会讲话的一个。当年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说话或尽量地不说话，但结果还是要不断地说话。这是我的矛盾。譬如来苏州大学玩耍是我愿意的，但来苏州大学讲话是不愿意的。来苏州大学不讲话王尧先生就不会给我报销机票，所以，我既想来苏州，又不想自己买机票，所以就只好坐在这里讲话。这是一个无奈的、妥协的时代，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前几天，我和阿来、余华在清华大学与格非的学生们座谈了一天，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还有一场。我们讲得很少，大部分时间是学生提问我们答问。我们感到这样很好，不像摆开一个讲课的架势那样一本正经，又很有针对性，很随便，很亲切，完全是赤诚相见，彼此都有收获。我希望今天我们也能采取这种方式。在我讲的过程中，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的话，随时递条子，或者站起来提问。总之我们合伙把这台戏唱下来，让王尧愉快地给我报销机票。

今天这个演讲的题目，直到昨天我还没有想好。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但昨天王尧给我打电话，说必须有一个题目，否则不好出海报。我说那就叫做《试论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吧。

莫
言

作
为
老
百
姓
写
作